

# 宓子贱治政典故(上)

张长国

宓子贱是春秋时期著名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名列七十二贤,他曾经做过单父宰,在他治理单地的任上,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了多个著名的治政典故,这些典故反映了他的治政思想,这其中有的让人深思,也有的让人争议,这也充分说明了治理社会的复杂性。

## 为政“三得”

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哥哥的儿子孔蔑与宓子贱一块被国君所任,到了某地做官。过了一段时间,孔子经过孔蔑做官的地方,去见他。并问他说:“自从你做官以来,有什么收获和失去的吗?”孔蔑说:“没什么收获,失去的倒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君要求的事非不多,哪顾得上学习?所以学习中的疑问得不到解决;报酬少,连一碗粥也受不了;亲戚也疏远了;要办的公事很急迫,没有时间去吊唁和慰问,缺了朋友之间的道义。所失去的这三方面,就是这些了。”孔子听了很不高兴。在经过单父时,孔子去见宓子贱,和问孔蔑的话是一样的。但宓子贱说:“做官以来没有失去的,但收获了三方面。一是没做官前学习的知识,如今可以用上了,更加明白了那些知识的用处;领取的报酬,能够帮助一下亲戚,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了;虽然有公事,也抽出时间吊唁和慰问,朋友关系更牢固了。”孔子感慨地说:“君子啊,你这个人!如果鲁国没有君子,子贱你又是怎样学来的呢?”



孔子授课像

圣人孔子也有不能免俗和逗趣的一面。

## 阳桥鱼

鲁哀公让宓子贱去做单父宰的时候,其实,宓子贱还是有些担心的。在上任之前,他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去拜访贤德的人,听取他们的意见。《说苑》记载了他的一件事。宓子贱上任前去拜访一位名叫阳昼的人,向他请教说:“你有什么话要送给我吗?”阳昼说:“我出身贫贱,不懂得管理百姓的学问。我这里有钓鱼的两个道理,可以送给你吗?”宓子贱说:“钓鱼的道理是怎样的?”阳昼说:“甩出去鱼竿上的钓线和诱饵,马上来吞饵的鱼是阳桥鱼,这种鱼肉不好吃;好像来了又好像游走了,好像来吞饵又好像不吃的鱼,是鲂鱼,这种鱼肉好吃还大。”听了阳昼这样说,宓子贱说:“好的。”其后,就坐着马车上任去了。当还没有到地方时,撑着冠盖来迎接他的人络绎不绝,宓子贱见到后就对车夫说:“把马

车赶快些,赶快些,这就是阳昼所说的阳桥鱼到了。”到了任上,宓子贱请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和贤德的人出来,和他们一起共同治理单父。

这也是宓子贱令人称道的一个方面,说明了他已初步具有了农村基层民主管理思想,这与我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规定有些相通,这也是他能够使单父大治的原因。

## 逸劳同治

在古代,单父城内有前一后圆呈半月形的高土台,它前抱大堤,后拖绿水;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是一处绝佳的游览胜地。在工作之余的时间里,宓子贱就携琴到台上抚琴吟啸,因而

后人称此台为“琴台”。在台上,曾经修有“二贤祠”,里面供奉着宓子贱和巫马施两个曾在单父为官的贤人,还悬挂着一块匾额,上书“逸劳同治”。这块匾充分反映了两人的工作方式方法。

巫马施是宓子贱的接任者,当他接到任命准备去上任时,可能他心里也有忐忑,就去找老师孔子问情况。他与宓子贱都是孔子的学生,孔子对宓子贱非常赞赏,于是,就让他到单父查看宓子贱的治理水平。到了地方,看见渔夫捕鱼,捞到鱼后又放生。他就问渔夫怎么回事,渔夫说:“那些大的鱼叫鲂(音专),我们大夫非常喜欢它;小的鱼叫鲂(音硬),我们大夫想让他长。所以捞到这两样鱼都放了。”巫马施回去把这件事告诉孔子说:“宓子贱的德行到了极致了。人们私下做事,也像有严刑在身边,这是怎么办的?”孔子说:“我曾经对他说过:‘在这个方面用心(治理),在对方就会表现出来。’他是把这个方法用在了治理单父上了。”于是,巫马施也暗下决心要治理好单父。《韩诗外传》记载巫马施在接替宓子贱任单父宰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在他这样披星戴月、身体力行的工作下,也把单父治理得很好。但是他感觉非常累,就去找宓子贱问原因。宓子贱说:“我的办法是让大家来干事,你的方式是自己全干;所以你辛劳,我比较清闲。”

宓子贱与巫马施两人的作风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领导方法,一逸一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则需要的是积极干事、创业创新的奋斗人物,因为只有奋斗,才能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干成事业。



# 黑暗中,追逐一道光明

终兴镇光明集村闻名单县,其不仅是盛产优质桃子,还是红色文化古村。

《朱氏族谱》记载,光明集原名胡家寨,明朝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胡氏一族迁此落户。100多年后,胡氏族人迁出,朱姓成为大姓,将村名更改为朱黑楼。

相传,朱氏六世祖朱正化的长子朱璞自幼酷爱习武,练就了一身好功夫,行走如飞,人称“飞毛腿”。朱璞豪气率直、仗义疏财、嫉恶如仇,深受百姓仰慕。

一年初春,一个河南男子携儿带女逃荒到单县城东一带,乞讨当地一富宦家。这家少爷见其女有几分姿色,心生歹意,非但不舍饭食反而诱骗女子拜堂纳妾。该女之父苦苦哀求,却遭到恶少打伤驱逐家门。

讨饭男子打听到朱璞爱救助穷苦百姓,便到朱黑楼求助朱璞。于是,朱璞叩开恶少家门,好言相劝,恶少扬言比武决定女子命运。双方立下生死文书,恶少指派其家拳师与朱璞比武。几个回合后,拳师使出暗器,想置朱璞于死地,幸亏朱璞眼疾手快,连躲三招,飞腿将拳师踢出丈余,命丧黄泉,女子最终获救。

后来,朱璞随志同道合者到五台山习武深造,三年苦练,武艺炉火纯青。这时一故友给朱璞捎信说,山东正举行“武状元”选拔赛,希望朱璞参加。朱璞立即回山东应试,一举夺得“武举”之位。

朱璞载誉归来,百姓称誉“武举爷”。朱璞行侠仗义言行为被当地奸官地痞所嫉恨,对其百般陷害。当朝皇帝信以为真,派官兵缉拿朱璞。朱璞被捕后,受尽酷刑,视死如归,惨遭斩首。

“武举爷”的无首遗体被族人秘密运回老家,百姓自发捐资为其铸造了金头,合并全身残骸,并修建陵墓,立碑记传。

“武举爷”朱璞仗义胆、光明磊落,深受百姓敬仰,却遭杀身之祸。朱黑楼朱氏族人认为村名不吉利,遂改名光明集,以祈求光明前途,永世安康。

正如朱氏先人所愿,后辈追求正大光明,光明集可谓英雄辈出。

抗战时期,光明集是我党红色堡垒,湘西专署专员李贞乾在此驻守两年之久,建立了光明集抗日根据地。一天清晨,日伪军数百人攻打光明集,众村民迅速拿起防武器械集结,李贞乾分发步枪、刺刀、大刀、红缨枪等,各自坚守防御位置,与来犯敌人展开激烈战斗。70多岁的村民朱圣元拿起铁锹,振臂疾呼:“老少爷们,不要怕,大不了一命换一命,和这些狼心恶鬼狠狠地较量较量!”朱圣元边喊边冲,被敌人的炮弹击中,英勇就义。

村民朱洪洪、朱德圣、朱洪杰机智勇敢,敏捷地变换位置,借机用土枪射击,敌人节节败退,不敢贸然反扑。战斗持续到晌午,驻扎朱集南部石屯村的八路军十团的十几名骑兵携带机枪火速赶来增援,敌人最终抛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窜,光明集保卫战告捷。

淮海战役期间,光明集是解放军的军火库重地,机枪、小炮、炸药包、手榴弹等秘密存放在村民朱洪洪的家里。光明集村民组成的支前小组,把粮食和武器源源不断地护送到前哨阵地,为全国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村民朱洪洪18岁参加八路军,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参加过无数次战斗,荣获“战斗英雄”称号。1947年2月,我军攻打安徽黄口李庄车站,担任副排长的朱洪洪冲锋在前,率先爬上梯子击毙两敌,其胳膊负伤坠落。简单包扎伤口后,朱洪洪再次爬上楼顶,向院内甩出两枚手榴弹,接着纵身跳下,与敌厮杀,不幸头部中弹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刘厚珉



# 吕永清歌词作品座谈会在郓城召开

本报讯(记者孙涛 通讯员魏忠友)5月19日,“吕永清歌词作品座谈会”在郓城召开。中国著名作曲家侯小勇、中国著名词作家郝立轩、天津音乐文学学会秘书长、《歌词月报》执行主编庞景等相关单位领导和受邀的著名音乐人等参加活动。该活动由郓城县委宣传部、郓城县总工会、郓城县文旅局、郓城县残联和郓城县文联主办。

吕永清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闯入词坛后,凭借《最亮的星 最好的你》《新年送你归队》《走近父老乡亲》《伟人·太阳·月亮》等作品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广播奖金奖、全国奥曲金曲金、银、铜奖等200余项奖励,发表作品2000余件。

为人民创作好歌曲,创作群众喜欢的歌词是吕永清始终不渝的艺术追求。其作品视角独特,题材丰富,立意新颖,巧妙地将文学性、音乐性、艺术性融合在歌词作品中,使生活与艺术相结合,现实与情感相融合,真实而感人。

座谈会上,著名作曲家侯小勇在发言时激情满怀,禁不住用手机播放了他27年前与吕永清合作完成的童声歌曲《香港是只中国船》。该歌曾在香港回归那段时间由上海卫视等各大卫视播出,近期又被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向全国推介。

在座谈会最后,吕永清表示会坚持本心,不断推新,坚持创作,不负大家的期望,再为人们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歌词佳作,为生命讴歌,为百姓抒情,为新时代唱响心中的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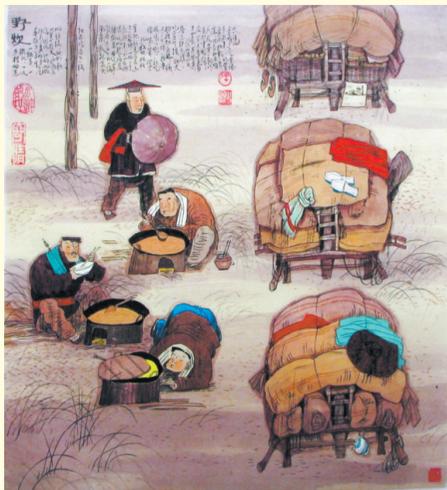


## 文化“凑份子”乡村“乐起来”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村经济社会进一步繁荣发展。针对广大群众愈加强烈的文化生活追求,单县宣传文化部门深入挖掘民间文化资本,鼓励引导群众有才出“才”、有力出力,“凑出”锦衣凤冠、锣鼓鼓乐,组建文艺队伍,自娱自乐,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图为高老家乡张武楼村戏曲爱好者聚集“文化大院”演出。通讯员 刘厚珉 摄



# 野炊



儿歌曰:松松腰,瞪瞪眼,一顿喝它八大碗;一顿吃上三斤饼,推车挑担劲头猛;一顿吃上五斤馍,劲大赛过驴马骡。

早些年,农村缺少大型机械,建筑工地需要拉石运沙,拉砖拉瓦,拉木料等,都由乡村的运输队完成,花费少,速度快。运输队主要以地排车为主,一人一辆车,一车可拉上一两千斤,装车卸车都是拉车人完成,那可真叫力气活。有时,他们为了避开炎炎烈日,晚上也要摸黑赶路,拉到天半夜也要完成任务。条件好的有个小毛驴拉犁,要轻松许多,但大多数人家养不起,只靠肩膀拉犁,走起来步履沉重。

当时路上没有饭店食堂,即便有饭店他们也吃不起,他们每人都有随身带着的餐具、干粮和柴草,有用水桶改造后的灶台、黑铁锅,有时就地取水取柴,开始野炊。拉车的壮汉子们,他们的饭量也特别大,一顿可喝满满一锅面条或面疙瘩,或烧上一锅稀饭,再泡进去五个窝头。他们很少吃炒菜,只用随身带的咸菜下饭。吃完饭,他们都习惯松松腰带,坐在地上抽一袋旱烟,然后双手架车,一响二十里地便出去了。

与当今帅哥靓女们踏青户外的野炊相比,虽没有丰盛的美味,矫情的歌舞,但那个年代的野炊情景,更让人回味无穷。

文/丁明焯 画/王世会

## ● 菏泽地名前世今生 ●

# 东张楼:和睦树典范 美德代代传

东张楼位于郓城县城南约15千米处,属郭屯镇管辖,距镇驻地约2000米。

清朝前期这里是3个自然村。清朝晚期,因村落落成一片且3村共建围墙而合为一村。

据《张氏族谱》记载:张氏祖肇居青州诸城临阳社虎故庄张胡同。明朝景泰年间(1450—1456年)迁郭邑南25里郭官屯居住。明朝天顺年间(1457—1464年),五世祖武公由北盐厂村迁此,在玉皇庙村西南圈砖井1眼食水种菜,在庙东盖瓦屋建村。为祈求永远丰收,取村名永丰集。

明朝崇祯四年(1631年),董氏六世祖董文渊、董万忍二人由郭城南1500米董董迁此,置田800余亩,于永丰集西居住,并于村南圈砖井1眼食水种菜,建董家村。

郑氏七十四世祖郑怀深、郑怀玉,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由济宁南30千米南阳湖东郑家堰迁到这里,取村名郑家庄。

自清朝顺治年间(1644—1661年),永丰集村民种菜者较多,村名由永丰集演变成张菜园。清朝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前后,张氏十二世祖张炳在布袋街北盖起楼房,张菜园又演变成张家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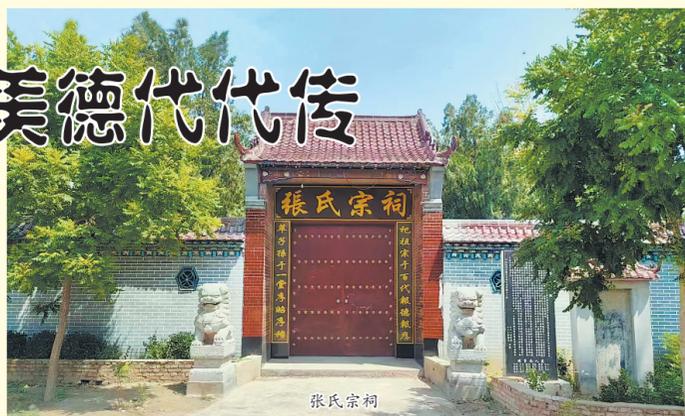
到清朝咸丰年间(1851—1861年),张家楼、董家村、郑家庄3村住宅连成一片。为御贼防洪,三村村民联合在居住地外建围墙。围墙建成后,3村合成1村,因为在西面有个张

楼村,所以按方位取名东张楼村。

明清时期属郓城县南六里高乡(南玉皇庙)。清朝光绪年间(1875—1908年)属郓城县辛庄集里,1928年归郓城县四区云树乡,1940年属郓城县四区。1942年属郓县巨野办事处,1943年属临淄县,1944年属郓县巨县。1946—1951年改归郓城县四区,1952年属郓城县第五区,1955年为东张楼区,1956年成立东张楼高级农业社。1958年农业社改东张楼大队,归武安公社。1962年三村分治,东张楼归郭屯公社管辖。1979年按方位分为东张楼南、东张楼北2个大队。1984年改为东张楼南、东张楼北2个村民委员会。1985年又合为一个村民委员会,隶属郭屯镇。

在东张楼,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张氏九世祖张廷瓚,家庭虽然富有,却志向远大,常年外出经商。清朝顺治初年,天下刚刚太平,张廷瓚就带领生意伙伴,去济宁南部做棉花布匹买卖,常常把布销出去,再收购棉花带回来。

有一年临近年关,张廷瓚在济宁南部销布购棉,住在鲁桥客店。一天晚上,在店内犯愁。客店主人观察到这情况,问道:“客官,看你愁眉不展,有什么难事吗?”张廷瓚答道:“眼看就要过年,除出去的布还没收回来钱,怎么回家?”店主说:“你可到当地郑家堰去,请郑五爷(郑怀深)出个主意。”



张氏宗祠

于是,张廷瓚和伙伴前往郑家堰拜访郑怀深。通报了姓名住地,寒暄几句,郑怀深问道:“张兄有何吩咐?”张廷瓚回答:“将要过年,除出去的布尚未收回,请五爷赐教。”郑怀深说:“五湖四海,皆为兄弟,不必客气。”张廷瓚拿出账本,郑怀深接过去看了看,接着吩咐家人,带领张廷瓚的伙伴前往除布的人家要账。告诉他们:“除布的人是郑五爷郭城的朋友,要赶紧凑钱,不要拖欠。”而郑怀深和张廷瓚在家中谈天说地,相见恨晚。

每到一处,听说是郑五爷的朋友,都赶紧凑钱,很快就把钱收回来了。张廷瓚感激不尽,年后,带领伙伴拿着礼品,前往郑家堰,专门酬谢郑怀深,郑怀深也有回谢。一来二往,郑、张两人成为至交。一次,郑怀深来永丰集游玩,张廷瓚说:

“郑兄在家闲居,不如迁到这里,你我朝夕相处。”郑怀深答道:“我也是这样想的。”郑怀深带领郑立柱、郑宝柱两个儿子与堂弟郑怀玉,于清朝顺治10年(1653年)来到这里,置买田地1000余亩,在永丰集南500米的地方,盖了几处宅院,郑怀深父子3人及郑怀玉各住一处,建立郑家庄。

至今张、郑两姓绵延300多年,人口数千人,郑怀深在济宁郑家堰遗留饮马石槽还完好无损。郑、张二姓的后代,遵祖训,世代友好,和睦相邻,在当地传为佳话。

现在的东张楼,有721户,2205人,4860亩耕地,交通便利,经济发展,人们安居乐业,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文明村。

魏建国